

每个人青春年少都要经过的感情洗礼

[倦]

J U A N

雅蒙◎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倦

雅蒙◎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倦 / 雅蒙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133-0841-0

I. ①倦… II. ①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1505号

倦

雅蒙 著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回归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841-0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 第一章 有个傻瓜爱过你 / 001
- 第二章 宿命的诅咒 / 019
- 第三章 只此浮生是梦中 / 033
- 第四章 好时光再难招唤 / 049
- 第五章 无法言说的心伤 / 067
- 第六章 记忆中的灰尘 / 086
- 第七章 等闲变却故人心 / 102
- 第八章 心灵的逃亡 / 118
- 第九章 走不出的阴霾 / 134
- 第十章 岁月之泪 / 147
- 第十一章 离别之曲 / 168
- 第十二章 悲戚的答案 / 184
- 第十三章 永恒的瞬间 / 200
- 第十四章 给你一双新的眼睛 / 214

第一章 有个傻瓜爱过你

1

1999年9月9日，苏晓米和乔东向全世界宣布，他们订婚了。唐奇峰在订婚典礼现场拨电话给斯诺，不说话，只是让她听。电话那边满是欢声笑语，带着侵略性的棱角，划伤了她的耳膜。她悲愤地冲电话那端大喊：“唐奇峰，王八蛋，为什么让我听到这些，为什么？”许久，她的耳边传来一声沉沉的幽叹：“斯诺，还不死心吗？”

她挂断电话，躺在医院病床上掰数着手指，默默念着这大好的日子，九九九九，长长久久，多么好的兆头，可是与她又有什么关系？她把被子拉过头顶，眼一眨，眼泪便幽幽落了下来。爱了那么多年，等了那么多年，盼了那么多年，最终，她还是与那个男人错过了。

经年过后，斯诺仍会时常回忆起那个特殊的日子。那天，唐奇峰提早离席，跑到医院里来看她。她在病床上摊了满满的火车票，一张一张地拿给唐奇峰看。哪一张是她第一次离家坐车去A城看望乔东，乔东在冷风萧瑟的站台傻傻地等，一见面便把她揽在怀里，她冻红的脸被他挤成了一个熟透的柿子。哪一张是她倔强地跟乔东闹别扭，扬言他不来，她就不再理他，他向学校请了假，连夜跑回来看她。哪一张是她急急奔赴到有他的城市，事先没有告诉他，为的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结果她却扑了个空，原来他也在同一时间赶往有她的地方。那些小小的票根在她的手里翻弄着，那里承载了她青春时代的所有思念与期待。唐奇峰静静地听着，突然把她揽在怀里，疼惜地说：“醒醒吧斯诺，过去了，都过去了。”她用力推开他，摇摇头，又摇摇头，眼泪簌簌落了一脸，不甘心，不死心，那么多年的感情怎能说过去就过去？她跌跌撞撞地下

床，嘴里叫嚷着要去找他，找他问个清楚，唐奇峰伸手去拦，这一拦却把她摔了个趔趄，跌倒了，头撞到门框上，脑门上随即现出一道红印。

“对不起，对不起……”唐奇峰慌忙道歉。她以手掩脸，整个人蜷缩在门边，内心深处划过一声哀怨的叹息，然后，死心了。

三天后，斯诺出院了。除了唐奇峰，没有人知道，那一年，她不仅失去了一个男人，也失去了一个孩子。

分手的时候，斯诺问唐奇峰：“你有喜欢的人吗？”

他说：“有，在另一座城市。”

她从嘴角牵出一个冰冷地笑，她说：“听我的，如果你不想失去她，就马上到她的身边去。”

他从银行里取出自己的大半积蓄，塞到她的手里，沉沉地说：“离开这座城市，走得越远越好，忘掉这里的人，忘掉这里的一切。”

她曾见过这样的场景，在那些无聊小说和三流电视剧里，男主角变心，硬塞了钱给女主角，作为青春补偿费，从此便可心安理得地把陈世美的角色扮演到底。斯诺接过那些钱，用力捏了捏，很厚，她小小的手掌几乎握不住。她看着那些钞票，心里有片刻的犹豫，可是到底还是收下了。她需要钱，她已经失去太多，除了这些分手费，她不知从何得到些许慰藉。

“这些钱足够我在另一座城市懒散地过上好几年，”她说：“替我谢谢他。”

他没说话，伸手拍了拍她的头。他的眼神凝重而深邃，像一个漩涡，把她一圈圈绕进去，她甚至清晰地听到自己的灵魂向过去告别的声音，那么孤绝，那么凄惘。她浅浅地笑，眯眼向天空望去，一路是看不尽的云，拂不尽的悲伤。

多年后，当她再次踏上A城，所有的前尘往事仿佛一缕清风，再也寻不到旧日的痕迹。脚下是这座城中最繁华的地段，她在街心一幢24层

的公寓凭窗而望，眼前满是陌生又渺小的人群，像蚂蚁一样铺垫着这块富饶的土壤。她想起当年唐奇峰说过的话：“爱情的道路上，非此即彼，谁都没有为另一个人死守的义务。”不禁莞尔。她早该明白这个道理的，如果醒悟得更早一些，她断不会把青春浪费在无谓的等待之中。

她在落地玻璃窗前写乔东的名字，乔东，乔东，乔东，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面玻璃。曾经，在等待他的无数个日子里，她在日记本上写满他的名字。那时候，心里激荡着无限的思念与惆怅。可是如今，她望着玻璃窗上那些熟悉的字体，心里却如一片死灰，再激不起半点涟漪。那么多年过去了，她早已厌倦了一切感伤。张明辉从身后抱住她，把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温柔地说：“如果你喜欢这里，我们可以在这座城市举行婚礼。”她伸手感激地摩挲他的头，眼前是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在窗子上，竟打湿了她的眼。

她没有听唐奇峰的话，她到底还是回到了这座喧嚣的城。她可以忘却一段情，却忘不了有一个男人曾在她最潦倒的时候给过她一笔钱，那笔钱成为她在往后日子里安身立命的资本。

2

1999年12月25日，在千禧年到来的前几天，唐奇峰辞掉了A城的工作，坐上了南去的火车，目的地——广州。在那座浮华而陌生的城市有他相恋多年的恋人。大学毕业后他们被迫分离在两个城市，每年寥寥的几次见面轻轻拨动着积蓄在身体里的无限渴望。每每分开，总是不舍得。可是谁都不肯放下自己多年打拼下的一切，然后无怨无悔地奔赴到对方的世界里去，于是，距离，成了争吵中永无休止的话题。直到那一天，他见到了斯诺，那个无助的可怜女人激起了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悲伤，他突然害怕起来，害怕他和于婉馨的爱情也会如此无疾而终。

他们曾那样热烈地相爱过，每天见面，却每天都有说不完的新鲜

话题，那些道不尽的甜言蜜语简直能整理出一本《恋爱秘籍》。他骑自行车带她去教学楼，清风扬起他的白衬衫，她用细长的手指在他的背上写字，开始的时候写她自己的名字，后来写了满满当当的“我爱你”。他带队和外校学生打篮球，整个篮球场都回荡着她的欢呼和尖叫，外校一个整整齐齐的拉拉队，却抵不过她一个人的万丈热情。她利用课余时间接了家教，是教小朋友英文，他在寒风中接她下课，小朋友打开窗子乱乱地起哄，她一边跳下台阶，一边扑到他的怀里，嘴里大声叫着：“Honey, honey……”他们一起去图书馆上晚自习，那样清静的环境里，他会突然凑近她的耳边说一声：“我爱你。”周围人诧异地去看，她把头缩到棉服里，用手轻轻去抻他的衣领，很轻很轻地说：“怎么办？我也好爱好爱你。”下了晚自习，他送她回宿舍楼，到了楼下，她倔强地不肯放他走，吵着送他回去，他应了，两个人走回他的住处，他又折回去送她，如此反反复复，那条路上的一草一木全都成为他们曾经相爱的背景。那时候，他们把爱情放在蜜罐里，溅了抹不去的甜。他们是琼瑶剧里标志性的男女主角，彼此笃定会天荒地老，生死相许。

后来他们毕业了，她被一家广告公司看中，待遇和环境都是极好的，只是，她要到另一座城市去。她跟他整整吵了三天，最后，背包离开。他跑过去找她，在她的单身宿舍里，她俯在他的肩头哭得泣不成声，他心软了，所有的埋怨消逝为一个悠长的吻。在他们分开的第一个年头里，彼此心里都藏了深深的思念，不管多忙，都抹不掉对方在脑中的影象，那一年，他们为铁路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时他跑过去看她，有时她跑回A城看他，彼此用全部的热情招呼着潜藏在身体里的无限欲望。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厌倦了这样的奔波，他已经记不清了。不再争抢着为铁路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再整夜整夜抱着手机为移动通讯作贡献，思念变得淡了，感情渐渐衍变成鸡肋，嚼着无味，吐了空虚。有一天，她突然在深夜给他打来电话，弱弱地问：“你还爱我吗？”他顿了顿，轻声叫她傻瓜。他没说要爱，也没说不爱，一切和爱情

有关的字眼已经让他变得疲惫，这样的感情，隔着山，隔着水，到底何时才是尽头，他说不出。

直到那一天，他在为乔东收拾“感情残局”的时候见到了斯诺，那个悲伤的女人对他说：“如果你爱她，就到她的身边去。”他被那个女人的可怜模样触动了，他想到了于婉馨，他不在她身边的日子里，她究竟独自承受了生活中的多少变迁，他毫不知情。他突然深深自责于自己对她的疏忽，决定用余生的疼爱来补偿她。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好自己在A城的一切工作，毅然踏上了奔向于婉馨的旅程。

乔东劝他：“不要意气用事，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你的一切都将归为零，你将适应的不只是一座城，而是另一个世界。”

他摇头，伸手去拍乔东的肩膀，淡淡地说：“好好对待晓米，别让她成为第二个林斯诺。”

乔东不再劝他，知道自己对斯诺的绝情已经让自己的形象在朋友眼中大大打了折扣。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在这座弱肉强食的城市，娶了背景强大的苏晓米，放弃一贫如洗的林斯诺，是他在A城立足的唯一选择。要怪只能怪社会的竞争如此激烈，只身踏入商场，在经历了一翻挫败后，他终于清楚，那时那日在象牙塔里所学到的一切都不是成功的要诀。是这近乎苛刻的岁月磨尽了他的一身傲骨，不再坚持所谓的原则，不再执拗地推开那些有偿的机会。

其实苏晓米并不是他理想中的恋人的模样。她个子不高，有些许的婴儿肥，鼻尖散布着细碎的雀斑，说起话来声音很轻很轻，仿佛话未出口就被风吹散开。可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苏晓米，她的父亲苏明启是这座城中享誉盛名的实业家。有了这个依托，长相、气质、谈吐，全都成为可有可无的陪衬。娶了她，不单是娶进了一个女人，还意味着娶进了一个好前程，娶到了一个在浮华世界稳稳立足的名额。

乔东与她是 在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上相识的，满屋子对她阿谀奉承的男人，她独独看中了一直在一旁和女朋友煲电话粥的他。之后，她便对

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开着跑车去这座城中最不起眼的那家小建筑公司接他下班，隔几日便送昂贵的西装给他。领带、钱包、打火机……这些代表身份的小玩意更是络绎不绝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一一婉拒，淡淡回应着她的热情。她的朋友劝她：“不过是一个被窝在城市角落里的穷酸小子，何必对他如此认真。”她盈盈地笑，笃定地说：“等着吧，我会把他变成这座城中最受人景仰的男人。”他对她越是拒绝，她越是欣赏他。从来没有人如此漠视过她的好意，他的清高，他的冷峻，他的满不在乎，全都令她着迷。这份迷恋连她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疯狂，为了他，她不惜砸下重金。古有国君为博美人一笑，三千里送荔枝，今有苏晓米为争君子之心，洒下千金。她对他，真可谓用心良苦。

偶尔，乔东在电话里向斯诺提起苏晓米，语气里藏着隐隐的炫耀，也有淡淡的无奈：“唉，看起来是个挺正常的女孩子，怎么做起事来如此疯狂和不理智。”

斯诺在电话那边一遍一遍地求证：“你不动心吗，真的不动心吗？她的条件那样好……”

他说：“别傻了，我的心里只有你。”

她捧着电话，甜甜地笑了，心里漾着满足。那个时候，她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以那样决绝的姿态离她而去。直到现在，斯诺才明白，原来埋葬一段感情并不难，只消一点光阴，一个绝情的态度。多年后，当她再次踏入A城，她对他已经了无恨意，她甚至渐渐理解了他当年的做法。这么多年，她独自面对世事沧桑流转，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其实拒绝一份诱惑并不难，难的是接受一段悲惨的变故。她知道乔东当年独闯世界的艰辛，然而究竟艰辛到何种地步，除了乔东自己，恐怕只有苏晓米最为明白了。

若干年后，当乔东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阴谋，他连责备别人的资格都没有。当初，在爱情和前程面前，是他义无反顾的牺牲了与他相恋多年的斯诺，选择了光明的前程。即使将来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也是

他自食恶果。唯一使他感到良心不安的便是斯诺，多少个被噩梦侵袭的夜，他见到斯诺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不要离开，他却狠心把她踢开，她摔倒了，鲜血淌了一地，她在血泊中一遍一遍叫他的名字：乔东，乔东，乔东……他从梦中挣扎起身，抓过身边的杯子大口大口地喝水，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卡住般，发不出任何声响。苏晓米用双手环住他的腰，轻轻地问：“你又做噩梦了？”他摇摇头，把她的手从腰际挪开，背对着她再次入睡。

原来人真的不可以做违心的事情，一切的一切，终是要还的。可是，他欠斯诺的，恐怕这一生也无法还清了。

3

在回到A城的这许多天里，张明辉带林斯诺参加了各种商业派对。她穿素雅的长裙，头发简单挽起，化清淡的妆，一副清清爽爽的样子，仿佛刚刚走出校园的女大学生。众人纷纷夸赞张明辉的好眼光，她听着，微微颌首浅笑。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没有人知道这座城市曾经给她留下多少伤心记忆。如果不是突然经过某一条熟悉的街道，抑或突然遇到某一个似曾相识的小店铺，连自己也忘记那些伤痛了。偶尔，她站在穿衣镜前抚摩着平平的小腹，想着自己曾经孕育过一个小生命，而那个小生命又被她残忍地扼杀在子宫里，她会突然惊出一身冷汗。每当那个时候，她会突然想起唐奇峰，她在她的手里塞了满满的钞票，语气不容置疑地说：“离开这座城市，走得越远越好，忘掉这里的人，忘掉这里的一切。”她感恩于那个跟她毫无关系的男人曾经为她做过的一切，也许他当初只是出于哥们儿义气为乔东收拾残局，可是在人最潦倒的日子里，只是一个微笑便是莫大的安慰。她一直欠他一句谢谢，现在，她终于回到这里，他却早已离开。

还是来说说唐奇峰吧。

当年，他是带着一颗奉献的心奔赴到于婉馨的身边，在那辆隆隆

启动的火车上，他安抚住自己那颗激动的心，想象了上百个重逢后的场景。她看到他会怎样呢，是大笑，还是感动的哭出来？他在脑中勾勒着她的脸，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房屋，傻傻地笑。

车子是傍晚到达的广州，天色已如疲倦的老妇，用怏怏的眼神为这座城市提供最后一丝暗光。唐奇峰拎着行李出了站，随便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用他听不太懂的腔调问道：“去哪里？”他脱口说出一个地址，司机用疑惑的眼神看他。他摆了摆手，不再说话了，利落地从书包里掏出一支笔，在手上写了些什么，然后张开手，摊在司机眼前，司机点了点头，车子飞快窜了出去。他把脸贴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霓虹闪烁，心里竟渗出淡淡的愁。他想起曾经，每一次都是于婉馨来接他，她挽着他的胳膊，用熟练的广东话和出租司机攀谈着。以前他并不觉得什么，可是从此以后，他要在这座陌生的城扎根了，才发现，在这里，连最基本的交流都变得那样困难。他真的能为自己的选择寻一个合适的出口吗？他不能肯定。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爱人在这里等他，为了她，他甘愿承受接踵而来的一切愁苦。

车子到达她的住处，他付了钱，一路狂奔上楼。开始只是轻轻地敲门，想象着她开门看到他，然后不容分说地跳进他的怀里。可是敲门声由小到大，由轻变重，始终没有人为他打开那扇门。他后退了两步，坐在台阶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放在嘴里沉沉地吸了起来。她没有回来，她为什么没有回来？夜已渐渐深了，她到底去了哪里？留在公司加班？还是……他努力摇摇头，又摇摇头，思绪毫无章法的乱飘，不知过了多久，脚下的烟头已被铺了一地，她还是没有来。他带着零乱地心绪拨通了她的电话：“你在哪？”电话里的声音混乱而嘈杂，她用不清晰的广东话在电话那边大叫：“你说什么，你是谁？”他沉默了，足有一分钟那么久，然后用一声叹息掩饰住心中涌起的不悦，缓缓地说：“我是唐奇峰，我现在在广州。”

这座绚丽的城，带了几分蛊惑人心的妩媚，像一个穿着超短裙跳

艳舞的女子，给人以诱惑，却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堕落。他站在她的公寓前，看着一辆出租车缓缓驶来，然后停在了他的身边。一个穿白色职业套装的女人歪歪扭扭地从车子上下来，用异常平静的眼神看着他，淡淡地问：“你怎么会来？”

他过去扶她：“你喝酒了？喝了多少？”

她伸出手，把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缝隙捏得小一点，再小一点，嬉皮笑脸地说：“一点儿，就一丁点儿……”

“你以前从来都不喝酒的。”他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嗔怪。

“傻瓜，”她伸手摩挲他的脸，“应酬，应酬，不喝酒怎么应酬？”

他无声地叹气，揽着她上楼，心里漾了满满的不悦。仅仅半年不见，她已经脱胎换骨了，在那张醉醺醺的脸上，他再也寻不回往日那张单纯可爱的面孔。

那一晚，他坐在客厅里心不在焉地按着遥控器，耳边是她在卫生间疯狂呕吐的声音。他的屁股在沙发上挪了又挪，终于坐不住了，把遥控器摔在沙发上，冲进了卫生间。她一手扶住马桶，一手把他往外推：

“出去，出去，我不要你见到我这副鬼样子。”

“早知如此，又何必把自己变成鬼？”他冷冷地回话。

她突然转头看他，眼神里有一腔不名所以的愤恨：“你以为我愿意这样？为了这份单我已经足足跑了半个月，今天好不容易见到了老总，我不喝，他不签，你要我怎样，你要我怎样？”

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她又继续抱着马桶吐了起来。他沉沉地叹气，蹲在地上抱住她，以手轻轻去拍她的背：“这样会不会舒服一点？”

她整个人瘫软下来，依偎在他的怀里，轻轻地问：“这一次，你要呆几天？”

“不走了，”他说：“假如你不嫌弃我现在是个无业人员的话，我打算一直赖在这里。”

她睁大眼睛看他，长长的秀发披泄而下，遮住大半张脸。他读不懂她的表情，到底是欢喜还是错愕。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辞掉了在A城的工作？”

“还有房子，我也一并处理掉了。”

“你疯了？”她用力推开他，大声怒吼道：“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你来这里做什么，你能做什么？”

他呆矗在那里，无辜地看向她。他以为她会为他的到来感到欢喜，可是结果全然不是想象中的样子。他低头从马桶边抽出几张纸，递给她，而后一个人默默走出了卫生间。

原来她并不期待他的到来，原来她并不需要他，原来所谓的朝朝暮暮，长长久久，不过是他自欺欺人中营造出来的假象。这样的情形是他始料未及的，来错了吗，真的来错了吗，他在心里画上了沉重地问号。时间渐渐凝固下来，手里的烟烧到手指，竟不觉得疼。

她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看到沙发上的他，眉头深锁，神情落寞，她突然不忍了，走过去，跪在他的面前，拿起他的手，轻轻摩挲自己的脸，气若游丝地问：“生气了？”

“没有。”他说。

“撒谎。”

“也许我不该来。”

她伸手去捏他的鼻尖：“还说没生气！”

他沉默。她把头枕在他的腿上，幽幽地说：“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可是你知道在这座城市立足有多么艰难？你在A城有那么好的工作，有那么好的未来，来到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要重头再来。”

“我不在乎。”他信誓旦旦地说：“我明天就出去找工作，只要有你在，我无所畏惧。”

她咧嘴笑了，抬手去抚摸他的脸，轻轻叫着：“傻瓜，你竟这样傻。”

他真的很傻，甚至还有几分任性。如果他继续留在A城，留在那间收容他青春岁月的公司，他将收获一份难得的安定，生活将踏着踏实的步伐稳步向前。可是为了她，他毅然舍了这份安定，背起行囊，一路向南，为爱奔波迁徙。即使他们最终收得了那样一个结局，他仍旧没有后悔当年的奔赴。直到现在，他仍时常会想，假如当初他没有去到她的身边，他们的结局会是怎样呢？会不会渐渐疏远，各自过着无波无澜的生活，然后平淡分手？他不确定。

老友聚会时，乔东淡淡地问：“后悔吗？”

他摇头：“如果后悔，当初便不会去。”

他想，也许人的一生中总要任性那么一回，哪怕前方面对荆棘险阻也在所不惜。一个人能够心甘情愿地把心交付于另一个人的手中，本身就是一场冒险，不管结局如何，都应全心接受。到如今，那些爱恨纠结早已变得云淡风清，他仍感激她曾经参与过他的生活，倘若没有那段日子，他的青春将是多么寡淡无味。

乔东说：“有些事情，该放下就放下吧，理想主义的生活其实并不存在。”

他举起酒杯，笑着饮下心中愁苦。他忘不了那一天，广州下起了很大很大的雨，空气里满是黏湿的气息，翻涌着人身体里的烦躁，他和于婉馨从街角的那间咖啡厅出来，望着那些密密斜斜的雨，静静地等。凉意渗进皮肤，慢慢浸入骨骼里。

她说：“看样子，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

他说：“停不了也好，就这样一直下下去吧，那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停留在这里了。”

她抬起头来看他，抱歉地说：“我下午还有工作，得先走一步了。”

他把身上的外套披在她的身上，温柔地说：“天冷了，别着凉。”

她说：“谢谢。”

那声谢谢成为他们那场狂恋的终结词。他一直记得那一天，2001年的7月13日，中国在4年前以一票之差败给了希腊，失去了2004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后，隔了4年，终于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一夜，举国欢腾，只有他一个人在雨里静静地走，雨水打湿了他的心。他在雨中轻吟：今朝如醉终须醒，病马昏鸦踏前程……

从此，那一天在他心里成为永恒。

4

斯诺没想过会再次见到乔东，她陪张明辉回到A城只是为了一单生意。他们是最佳拍档，曾一起携手策划了许多项目。她感激他，在她最潦倒的日子里用爱救赎了她。有一段时间，他的事业停滞不前，她陪他在公司里一起吃盒饭，喝着从超市里买来的速溶咖啡，困倦的时候趴在办公桌上便睡了。那个时候，他们天天守在一起，谈工作，谈理想，谈很远很远的未来。他们相亲相爱，把彼此视为知己，从内心深处投射着对方的影子。后来他的事业稳步向前，她退居二线，心甘情愿地成为他“背后的女人”。他对她自是爱着的，这次带她来A城，除了生意，还为给她一个甜蜜的假期。只是，他不知道，这座城市曾给过她那么多伤心的记忆。

她曾设想过再回来时的场景中，每一帧，每一幕都刻着哀愁。可是爱情竟如此奇妙，有时甚至有着催眠大师的功力，让人轻易忽略掉过去的那些反复与悲伤，一心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哪怕曾经伤痕累累，颠沛流离。

斯诺是在一场聚会中重遇乔东。出席那场聚会的都是社会栋梁，他们或有权，或有钱，托着高脚杯走来走去，与身边人肆意寒暄，说的全是中规中矩的场面话。斯诺坐在角落里看张明辉成为众人中的分之一，心头竟涌起几分倦意。当初，她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离开A城的时候，

候，并没想到有一天会坐在本城最豪华的一间俱乐部里与各界精英共享盛宴。张明辉在不远处向她招手，唤她过去，她低调地穿过人群，来到他的面前，展一个淡然地笑，然后，她见到了乔东。

那一眼啊，众神缄默，众声皆无，穿插在他们之间的只有那些琐琐碎碎的记忆。时间被拉回到十年前，他们同为那界高考的落榜生，被安排在同一个复读班里。那时候她喜欢穿浅蓝色的连衣裙，所到之处总会泛起层层浪花。他则喜欢穿黑色T恤衫，领子永远立起，隐隐遮着下巴上的青春痘。他们坐前后位，他喜欢伸手去戳她的肩膀，叫一声：“喂，穿蓝裙子的，能不能坐得低一些，我看不见黑板了。”她微侧头，小声说：“我不叫‘穿蓝裙子的’，我叫斯诺，林斯诺。”他笑：“好吧，穿蓝裙子的林斯诺。”

她的家离学校不算远，只消十几分钟的路程，可是她为了全力以赴，毅然搬到学校简陋的集体宿舍。每每入夜，宿舍里的几个女孩子趴在床上一边抱怨学习之累，一边品评着班里的十个男生。异性少了，仅有的便成了贫乏中的精品。成亮长的不好，可是个子很高，身材也不错，以后应该是做模特的材料。方齐同没有什么可赞之处，可是头脑很棒，如果不是高考前突然病倒，应该会考上清华吧。大家议论纷纷，说到乔东，所有人都面带桃花，声音没来由地软下来。谁都不忍心去评论他，他那样好，那些赞美之词全都不足以形容他，仿佛谁先开口，谁便首先亵渎了他的好。斯诺撇嘴：“一个小痞子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大家愕然，瞪大眼睛看她，几秒钟后，软绵绵的枕头纷纷向她砸来。她一边作揖讨饶，一边在心里沉沉地咒骂：“乔东，乔东，小痞子，大傻瓜……”

真正让她对他另眼相看还是源于一场“调戏”。那天她没有上晚自习，下午放学后便急急地跑到车棚去取自行车，赶着回家给母亲过生日。几个痞子从墙外翻进来，正好撞见推车走出来的她。她愣了一下，然后继续低头推车往前走。一个穿白背心的男人把她拦住：“小妹妹，方不方便借哥哥几个钱花花？”